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经过综合整治,大黑河城区段生态环境焕然一新

亘古通今大黑河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沿丝绸之路大道一路向南,不到半个小时车程,便到达大黑河畔。深秋时节,沿河畔观光随处可见碧波荡漾、水鸟翱翔的景象。茂密的芦苇、游弋的水鸟和一望无际的水面向过往的人们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大黑河被誉为呼和浩特的母亲河,因其流域土质黝黑而得名,两岸自古以来水草丰美、土质肥沃。作为黄河的支流,大黑河流经赛罕区、玉泉区、土默特左旗,于托克托县注入黄河,在呼和浩特市境内河长139.5公里。

大黑河又名金河、金源,古称敕勒川、黑水,发源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十八台乡,一路西流折向西南,纵贯呼和浩特地区,自古以来就川流不息。

除了上述名字,大黑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叫法。据《呼和浩特史料》记载,这条河在秦代以前就已经在流淌,汉代以后才有名字“荒干水”。东汉学者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了荒干水的流向。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荒干水为“芒干水”,文中详细记述了大黑河流经地带与诸水汇流情况,说它流经阴山(大青山)以南,沿途汇集了许多支流注入黄河。从战国至汉代,勤劳的人民在大黑河两岸垦荒种地,引水开渠,将亘古荒原辟作平畴万顷的良田。

到了隋唐,有关的历史著作中又将大黑河称作“金河”“紫河”。辽代,大黑河被称作“金河”“黑河”。元代,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将大黑

河称作“黑河”“黑水”。明代,黑河有了“大黑河”“小黑河”之分。

大黑河是呼和浩特平原之上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黄河支流,北距大青山较近,很多发源于大青山山谷之中的河流向南注入大黑河。历史上,大黑河流域一直是呼和浩特平原的中心所在,往早了讲,战国秦汉时期的云中郡故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位于大黑河南岸;往晚了讲,辽金元时期的丰州(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白塔古城)、云内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东胜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圈古城之中的大青城、小青城)合称“西三州”,东西一线布列于大黑河沿岸。所以,当时北方的一些小国政治中心均临近大黑河,除水源丰富外,也便于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尤其是方便与大青山及山北草原之间的联系。

由于是季节性河流,大黑河只有在雨季或者汛期到来时才有大水,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大河黑曾经出现了采砂、乱倒垃圾、非法排污等现象。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宜居环境,2022年,围绕大黑河城区段流域,呼和浩特市全面启动了大黑河郊野公园建设,通过堤内滨水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出了鸟语花香、绿树成荫、波光粼粼的亮丽风景线,极大提升了河道空间活力,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提升了首府城市品位。花镜广场、亲子乐园、滩头花海、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经过综合整治,大黑河城区段的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如今,大黑河已经是市民休闲娱乐的胜地,也是首府一张珍贵的城市名片。



大黑河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地”和“补给站”

炕围画:故事画在墙围 流年刻在心头

●本报实习记者 吴香凝 通讯员 杨鑫 高虹 文/图

在白庙子镇大丹巴村手艺人刘月红家中,深秋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屋里的土炕上,将墙上的《孔子问道图》《三顾茅庐》《牡丹图》炕围画映衬得愈加精美,这些画虽然颜色已经不再鲜艳,但画面上的人物和场景依然栩栩如生,让人仿佛穿越回到了古时。

说起炕围画的前世,刘月红的眼里闪烁着光芒。他说,过去,为避免墙灰弄脏炕上的衣服和被褥,人们习惯在炕周围一圈的墙面刷上围子,然后找画匠在围子上画画。画好的炕围画,不仅能让人赏心悦目,老人们也会把画上的故事一传一递地讲给孩子听。刘月红回忆说,“我从小就是看着画,听着故事长大的,也因此爱上了画画。”

1969年,14岁的刘月红开始学习画

炕围画,他跟着师傅走家串户,村里谁家盖好新房,就请他们去画炕围画。

炕围画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呼和浩特地区最流行的房屋装饰之一。当时仅在土左旗范围内,每个村基本都有炕围画的画匠,每家每户盖好新房,都要请师傅画炕围画。

“制作炕围画首先要打炕围底子,就是用胶矾水刷墙,再贴上油光纸,把底子拿立德粉刷白,随后开始画上边道和‘池子’,在‘池子’里对照样子,画上花鸟鱼虫和山水人物,一层一层上色,最后用胶矾水和清漆‘封面’,精美的炕围画就完成了。”讲起炕围画,古稀之年的刘月红滔滔不绝。

“炕围画根据主题不同,选取的颜色也稍有不同,但是要保证三原色,其他

的颜色要自己调配,干的时间越久手艺越熟练,技术也逐步提高,调配的颜色就越准确。”刘月红说。记者了解到,炕围画基本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边道、池子、卡子。边道由上而下构成整体画面,主体部分是池子,卡子是池子周围的软件装饰。炕围画多以山水、人物为主题,多取材于历史典故和话本传说、戏剧。

炕围画是一个时代的特色,它不仅丰富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承载了家庭的记忆与情感。后来,随着时代发展,炕围画已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

“因为有这么门手艺,1983年以后,我们被聘请到各个庙宇开展庙宇修缮工作,庙宇内画的风格和炕围画有异曲同

工之处,这门手艺在我这儿延续了下来。”刘月红说,现在学习炕围画这项传统手艺的人越来越少,掌握这门技艺的老匠人也屈指可数,炕围画更是难得一见。“为了不让这门手艺在我这代人手里失传,我把炕围画手艺传给了儿子刘美俊,为炕围画的传承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2年4月,炕围画被土默特左旗政府评为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刘美俊也被列为土默特左旗炕围画非遗传承人。

今年,在刘月红和刘美俊的不断尝试和创新下,已经成功将炕围画从炕头“搬”到了画布上,刘月红说,“将炕围画画在布上,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和了解它,这门传统手艺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刘月红正在画布上绘制炕围画

